



魔箴

竟陵子

著

970049

C913.1
0071

C913.1
0071



F22336

魔箴

竟陵子 著

辽新登字3号

魔 箴

MOZHEN

竟陵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0,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7 $\frac{1}{8}$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责任编辑：E 强 邵 丹 责任校对：何 力

封面设计：雪 龙

ISBN 7-5313-1225-5/I·1099

定 价：5.80

据说撒旦曾是智慧天使。所以，如果不是这位魔头的诱谕，我们的始祖还是一对白痴。

可望成仙的往往是魔鬼，备受惩罚的往往是信徒。

神龛上的供品都是蜡果，可见假的比真的更受天堂欢迎。

溥渊《千秋功罪》

《废都》过后是《蓝城》

最近，胡小胡的长篇力作《蓝城》，受到文艺界的极大注意，人们纷纷给予好评。

“读《蓝城》，就仿如理查德·克莱德曼优美的乐曲在心田流淌：庄严、华贵、和谐、流畅。”

——邓荫柯语

“《蓝城》是自然地表现了当代两性之间的关系，透露了中国人对待婚姻、婚外恋以及性问题的观念上的转变。”

——李大年语

“《白鹿原》是厚重的，深刻的；《废都》是灰色的，复杂的。《蓝城》呢？它是温馨浪漫的，刚柔兼济的。”

——雪 龙语

“上至国务委员、市长、手眼通天的将军的女儿；中至大型企业的厂长、高级律师、日本富商；下至家产几千万元的个体大亨、三流作家、白领丽人。中国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上流社会，被表现得自然而生动。”

——吴 尘语

注意！预告！

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外文谭》编辑部将在11月份隆重推出1993—1994年度最畅销书：

I. 台湾名家萧寒玉授权我社出版风水大师传奇系列：

- 一、《鬼谷子传奇》
- 二、《黄石公传奇》
- 三、《九天玄女传奇》
- 四、《张天师传奇》

II. 台湾武侠名家玉翎燕武侠力作：

- 一、《金兰铁券》（上、中、下），16.80元。
- 二、《金盏玉刀》（上、下），11.80元。

III. 另有台湾版系列畅销书以及其它畅销书正在印制之中。

希望书界同仁广为联系，不放弃这良好的机会！

联系地址：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外文谭》编辑部

电话：024-3856369（白天），024-2711043（夜晚）

目 录

引 子	
开 篇	在“爱情”的背后..... 1
第 一 章	你们是一见钟情吗? 12
	小心你眼中的隐形镜片 13
	爱神，残缺的美 16
	眼睛，防不胜防的骗子 19
第 二 章	你们是理智选择吗? 22
	青梅竹马：不可靠 23
	媒妁之言：不可信 27
	门当户对：不可取 30
	郎才女貌：不可凭 33
第 三 章	男子心目中的倩女 39
	妖精? 40
	荡妇? 45
	废物? 50
第 四 章	女子心目中的情郎 55

	浪荡子	56
	缺德货	60
	陌生人	64
	牛皮精	68
第 五 章	三封信：劝世文	72
	姑娘，收起你的骗局吧	72
	孩子，注意你的周围吧	76
	朋友，转变你的观念吧	80
第 六 章	对小姐们的忠告（一）	84
	便宜沾不得：天下男人没好货	84
	好话听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	88
	性子使不得：一步臭棋满盘输	91
	真话说不得：金口不开是菩萨	94
第 七 章	对先生们的忠告（一）	99
	架子放不得：近则不逊远则怨	100
	痴情使不得：十个女子九个“懂”	103
	疑心起不得：信神有神信鬼有鬼	108
	捆绑松不得：夫妻本是同林鸟	112
第 八 章	对小姐们的忠告（二）	117
	保持你的清醒吧：私奔不是浪漫曲	118
	保持你的魅力吧：性感不是贬义词	122
	保持你的微笑吧：面具不是脸皮厚	126
第 九 章	对先生们的忠告（二）	132
	提防着装——头发是标志	133
	提防交际——朋友是重点	136

	提防自己——成功是关键·····	140
第十章	“性”的骑士 ·····	145
	阳萎：自寻的烦恼·····	145
	年龄：永远的魅力·····	150
	错恋：性狱的逃犯·····	154
第十一章	爱的险境 ·····	159
	军旅之恋：好梦难圆·····	159
	商旅之情：与魔伴舞·····	166
	巫山之约：高处不胜寒·····	170
第十二章	“裂缝”探源 ·····	176
	砍断罪恶之手·····	177
	远离是非之地·····	181
	鄙弃性爱之说·····	184
	走出怪圈之谜·····	189
第十三章	凤凰涅槃：你能新生吗？ ·····	194
	没有重放的鲜花·····	195
	没有纯情的少女·····	200
	没有初恋的情人·····	205
第十四章	破镜重圆：你有可能吧？ ·····	209
	无望的等待·····	210
	正常的仇杀·····	213
	真正的凶手·····	216

引 子

相见时难别亦难。

结婚不易离更难！

对于我们东方普通公民来说，婚姻仍然是“终身大事”。

西方谚语：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终身只有一次的婚姻，神圣与草率得跟没有发生一样。千篇一律和万古不变的重复与雷同，婚姻的老窖里酝酿着醉生梦死的甘醇。洞房花烛，八方来贺，没有一个出来阻止并指出它的不幸，犹如一群蚂蚁抬着两只小虫尸体在狂欢，当供品祭献给传统之神——近于儿戏的落井下石啊！一对夫妇反目，“闹”离婚，“打”脱离，人们都出来干预了。尽管这只是一对男女之间的事，从没有哪个国家民族毁灭于离婚率的上升，而我们人类学家竟然举起影响社会安定的大棒来支撑这摇摇欲坠的家庭；或以爱护下一代的成长而提倡殉葬两颗破碎的心。千百万张调解的老嘴苦口婆心地唠叨蠕动，使铁面无情的法庭形同虚设。

偶看电视，一对中年男女在那里“婚姻咨询”，无非是历

数离婚的罪恶。那女子的结论是：“一个家庭的解体，无疑是一个文明小世界的毁灭！”相当耸人听闻。“家庭”这个私有的产物竟然成了“文明世界”，私有制何其伟大！但我相信，她的职业信仰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她对自己的信仰的对立面的解体上纲上线到“文明世界”的毁灭，不是表现她对她的信仰是多么的虚伪吗？

一个大胆提出离婚的人，不仅仅是离开他（她）的配偶，要害的是必将离开他（她）原来在亲朋故旧中的形象，离开已取得的社会地位，离开经过多少年拼搏才拥有的一切！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她）将是又一次脱离母亲的子宫，再次从零点起程——因此，多少人望而却步！

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志，闹了三十多年的离婚，至今毫无结果。他只能以了此残生来结束他的牢不可破的婚约了。

东方的历史曾经长时期地逆时针旋转。

成吉思汗对东方文明的征服和努尔哈赤对明代资本主义及人文主义的萌芽的无情扫荡，一次又一次地强化着封建秩序。而阶级斗争的学说对每一个乡村黔首都划出了森严等级的时候，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面专政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人类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进入它无与伦比的最恢宏的时期。啊，这个老迈珠黄的封建帝国以和野蛮民族的苟合与世界文明的幽媾，厚颜无耻地分挽着自我狂欢的野种。

终于，沿海城市带的出现，农民们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跨越城乡户口的隔离，涌进工业化的洪流，铁器时代的结束已遥遥在目。新世纪的诞生必然崩溃传统的生存结构。当人

们可以摆脱原始公社的群居、奴隶时代的家族、封建社会的依附……而卓然独立的时候，孔武强健的大卫和甜蜜微笑的蒙娜丽莎便不可抗拒的落蓍人间。婚姻，不再是劳动分工的合作和繁衍生殖的需要而一步步地攀登渴爱的高峰；离异也不再是陈世美式的遗弃而是感情之壳破裂后的新生。

然而，就像我所深感同情的那位老同志一样，新世纪的曙光并不可能立即照亮他的婚床。即使是世界近代史上以思想解放一路领先的法国巴黎，尽管本世纪初已经出现了玛塔·哈里这位全裸的脱衣舞女，我们还是可以从著名作家莫里亚克的笔下，看到一片爱的荒漠和婚姻的监禁。

苔蕾丝让香烟自己熄灭了。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这个牢笼，牢笼的无数根铁栅是由活人构成的，笼子的四壁尽是耳朵和眼睛，而她将一动不动地蹲在笼里，下腭放在双膝上，双肩抱着腿，在那里等待死亡。

——《苔蕾丝·德斯盖鲁》

东方爱情的春天从南方姗姗来迟。我不想扒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弗洛伊德的废纸堆上去寻找爱情的本质。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出于学术研究而是试图将我对婚恋思考的一些经验之谈诉诸于文字，同时告诫我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不要轻易说“爱”——只要婚姻仍被人们称之为“终身大事”，你必须三思：那可能是维系你生命终结的无期徒刑的惩罚哩！

开篇 在“爱情”的背后

写到“爱情”二字，我自己都感到羞涩。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以及亨利·密勒的自传体小说……对男女之间灵与肉的本质探索，使一切死去活来的经典的爱情故事的陈词滥调显得多么的虚伪和作态！当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连这种肉体的狂欢都麻木起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性感的麦当娜便一丝不挂地登上了西方世界的舞台。

古老的东方，那些在打字间按电脑程序用心编排的少男少女的感情纠葛仍然缠绵悱恻，尽管谁都知道全是弥天大谎，却还是能骗取大把大把的眼泪。可悲的芸芸众生啊，并不是感情丰富和细腻，实在是——“母亲崇拜”使我们成了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应该说，因为生产力的落后，因为个人力量的渺小，因为人世间太多了欺骗和狡诈……人们才躲在幽林墙角如此徒劳地呼唤纯洁的爱情——自己的崇拜者或依附物，在那些末流作家所虚构的海市蜃楼里画饼充饥。

除了巧舌如簧的媒婆，爱情从来就不是什么至善至美的东西。伟大的诗人徐志摩像一只爱的孔凤，终其一生吟唱着这个不朽的主题。然而我们最后发现，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用他自己孱弱的躯体垫了爱的棺材底。我们只要随便翻一

下那些堪称艺术大师的杰作，他们笔下的爱情，从来就不是缥缈清丽的牧歌。

莎士比亚借罗密欧之口，如此解释爱情：“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他在《威尼斯商人》里，设计了三个盒子：金盒、银盒、铅盒。他将爱情藏在沉重而卑贱的铅盒里，并在上面刻下警句：“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

在人们习惯的俗语里，情人称为“冤家”，“千刀杀的”，男女相通也是“打”情“骂”俏。至于古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傻胖小子爱神丘比特，则是背弓提箭满天射杀。可见，这小家伙把爱情的种子播种到哪里，哪里便发生血淋淋的“伤心”的故事。便是古老的旧约《雅歌》里，男女爱情完全是内心折磨的萌芽。

中外爱情名篇，有几部不是悲剧呢？连最崇尚大团圆的东方艺术，从《孔雀东南飞》到《娇红传》、《红楼梦》以及《天仙配》、《牛郎织女》，无不是凄凄惨惨的结局。《诗经》里的爱情描写，尽管委婉含蓄思无邪，我们不同样从那简约的反复吟唱的字里行间，听到圈养于奴隶制栅栏里的痴男怨女的低低饮泣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吗？打开爱情的铅盒，我们除了看到相思的泪水，单恋的苦心，分离的哭泣……还有什么？而柏拉图式的学者干脆指出，真正的爱情需要分离，需要距离。肉体的接触，只能导致爱情的死亡或毁灭。最强烈的爱情往往是一种单恋，因而不可能产生后代。也就是说，人类

的始祖也并无爱情可言，才使伊甸园的故事众说纷纭……

爱情的排他性决定了它绝对的自私。双方无条件的互相占有或依附，构成了爱情的精神契约。这种必须专一的守身如玉的戒律，完全是与宗教信仰相差无几的献身牺牲精神，永远面对同一个偶像翻阅着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古兰经。它以它的崇高和情操美德正好与东方的贞洁观相吻合而代受褒颂。在这里，爱情的诺言与青灯古佛的修炼异曲同工，都以对肉体的折磨和欲望的压抑来开放精神的莲花，爱情的幸福斯何待言？“抱信柱”和“望夫台”上的孤魂野鬼，浅唱低吟的无疑是悲怆千古的断肠幽恨。正所谓：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一位姓姜的长女为心爱的人儿一声悲号，竟然坍塌了八百里长城！

把爱情浸泡在血泪和苦难之中，并不是艺术家们在故意玩弄感情游戏。爱情生活本身是排除了理性的盲目和冒险，注定了它天生就是一头供奉在神案上的无知的羔羊。《爱伊达》式的震撼人心的悲剧情节邀请那些失败者们一起倾泼委屈的泪水，为那些囚禁在世俗平庸的生活里的人们提供梦幻的心灵旅游。

爱情并不是浪漫的。“灰姑娘”的故事不知颠倒了多少痴情少女。然而，严酷的现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尽管巨大的悬殊常常是爱情故事的一般结构，但也往往只局限于门第、财产、教养等等——这些正是爱情的排斥物。至于“可爱”的基本特征——外貌，则是上帝烙在人们身上的等级

符号。雨果笔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无论怎样心灵美善，对吉卜赛姑娘爱斯梅哈尔达的深深爱恋只能是痛苦的一厢情愿。便是那些受到命运的作弄，被上帝捆上婚床的伴侣，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相爱；他们厮守终生，只不过挣不破道德天尊的罗网。

法国作家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爱玛，少女时代的春梦中总在模仿《保耳与维尔吉妮》的浪漫恋情。可是，当她与青年医生理查·包法利洞房花烛之后，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她于是常常一个人在丛林里独自踟蹰，如有上苍遗漏在尘世的一颗星辰。她偶尔的一声长叹，令身边的草木也大惊失色：

“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结婚？”

答案最为简单，也就最为复杂。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历代文人所口碑。但真正令人玩味的是这位敢于私奔的才女对那位得意京华的薄情郎君的思念和谴责。她的充满幽默的狡黠的诗才，掩盖了封建文人始乱终弃的庸俗主题；川江蜀水一样浪漫无羁的动人情节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惆怅百结的少女的心。

情场上的决战从来是力量与智慧的较量。《伊利亚特》的恢宏画卷千古绝唱，就在于这种决战的惊心动魄。我们不难理解，老迈无力的姜太公尽管满腹经纶，弯弓射日的后羿大帝举世无敌，却都成了情场上的败将。二十条汉子也无奈他何的奥瑟罗，倒被一个小小的奸人伊阿古所断送。情场上的奇迹并不来自纯洁与高贵，倒是那些不择手段的无赖往往占尽风流而让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倒在血泊中呢喃死去。普希金

——我们男人中伟大的傻瓜！

就像普希金一样，俄罗斯真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只有这块土地上的大文豪们才特别善于描写美好的爱情。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将男女贪欢的通俗故事顺手一拧，便翘起了一条光焰万丈的尾巴——花花公子灵魂的复活。这位文学教父真有着上帝般的无所不能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白夜》里，娜斯金卡和两个青年男子的扑朔迷离，把一切少年男女的美好梦幻定格在印刷版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爱情的崇高和伟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爱自己的爱人竟然可以爱到鼓励她和自己的情敌结合！大约，也可能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才可能出现像列宁那样充满至善至美激情的革命家和那个把空空的幻梦变成现实的时代。当然，严酷的社会现实是，薇拉的四个美梦毕竟是梦，人类历史不是梦，现实生活不是梦，爱情同样不是梦……

歌德在其自传著作《诗与真》中说：“萌动的春情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既不意识自己的产生，也不考虑自己的终结；它是那么欢乐而明朗，竟觉察不到它会酿成灾祸！”不错，爱情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自发性的盲目激情，不问原因不计后果。保加利亚作家瓦西列夫说：“恋爱的人是从不向良知求教的。”

把爱情看得达观一些吧！爱情故事里层出不穷的“私订终身”的情节，既是对传统道德的蔑视也是对自身命运的草菅。在这里，不管男女主人公如何清高自诩，爱情的动力无不是情欲的诱惑也以满足情欲为终极目的。剥掉那些华而不实的言词的伪装，不知他们与男贪女爱的互相渴求的苟且偷